

## 延续的血脉

石泽丰

春天了，屋后的苕麻地里，粗矮的麻桩上又长出了新芽。麻桩是头年母亲收割后留下的，它年年留在那里，年年长出新苗。我奶奶说，这东西的生命力强，无论种入肥地还是种在瘦地里，它都能长出一地好苕麻来。正因好种，它无意成了农村孩子茁壮成长的比拟之物。

我出生的石家大屋西面，有一片被称作小钵乱的麻园，春节之后，就有数不清的麻苗竞相生长，且几天一个样儿，像极了这个自然村落里一代又一代年轻的生命。那时，年少的我们，常常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到小钵乱的麻园里去捉迷藏，或是去屋后的丛乱山林里爬树掏鸟窝，又或是到门前的河汉下河捉鱼虾。我们把生活的快乐植根在门前屋后的每一个角落，经常玩到暮色四合，有时还要等到母亲站在村口，长一声短一声地呼唤着我们的乳名。

年复一年，我们在无忧无虑中成长。年复一年，我们目睹了村庄里许多小孩出生。我跟在奶奶或母亲的身后，吃过不少新生儿的三朝面，抢过他们家的喜糖，这些都是铁证，在心灵的深处是抹不掉的。我清楚地记得，比我小六岁的堂妹红平出生后，坐月子的小婶每次吃素肉面或鸡蛋面时，总要为我留上一碗。小叔为小婶做面时，她也会特意打招呼，叫小叔多下一些：给泽丰盛一碗。这些美好的回忆，像糖豆一样粘着我的心灵，至今回味起来，依旧感到无限的甜意。

村庄里，孩子们一拨一拨出生，一拨一拨长大。这其中，与我年龄相仿的阳龙、严龙、菊芹等，他们都有三四个同胞兄弟。树大开桎，子大分家。他们大到结婚生子了，便与自己的兄弟分父辈的财产，分自家的责任田，还有那片麻园，然后，携着妻儿独立门户。村庄的炊烟由此多了起来，最先多出一支，多出两支……后来，多到了一百多支，原本只有几十户人家的村落，现在发展到了一百多户。这无疑是一个自然村落实力的彰显，是人丁兴旺的象征。

光阴不停地流淌，这一切，缘于时间，缘于人性的自然繁衍。然而，在不断添丁的表象背后，深藏着一条生老病死的自然法则，像麻园里的苕麻一样。年长的一代渐渐老去、谢世，被光阴一茬一茬地收割。好在血脉永在，新生的一代又一代不断出生、成长。上次回去，听说远房的松林爷爷两天前已去世，我前往吊丧。灵堂前，他的儿女正在忙碌着招待前来吊唁的亲友。见我进来，他的小儿子雅宏接待了我。雅宏，这个比我大不到十岁的男人，多年不见，人苍老了许多。这使我想起好几年前腊月的一个傍晚，在屋后的健身广场上，村庄里年轻一代人正在练习着舞龙。他们个个阳光、健壮，在广场上奔跑着、呐喊着、吆喝着，将一条长龙舞得栩栩如生。站在一旁的雅宏指着舞龙头的年轻人对我说：“那是我儿子。”啊！他的孩子都这么大了！岁月经过的光与影留在了哪里？记得雅宏结婚时，我喝了他的喜酒。当时，比我大六岁的旭光也在，他倒上满满的一大杯白酒，捉弄雅宏，非要雅宏喝掉，雅宏一饮而尽。那时，他们是何等的血气方刚啊。现在，他们的晚辈如他们当初一样，强壮健力，身手敏捷，传递着石氏的香火。

松林爷爷的去世，让我想到了石家大屋的祠堂，这个绕也绕不过去的土建筑。所谓的祠堂，其实就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过大集体生活时留下的产物——队屋。队屋是生产队用宽厚的土砖砌成的，上面盖着黑色的小瓦，原本单独成间的七八间屋子，在几道驼梁的架设下，已全部打通，形成一个完整的大空间。我想，这与当时的大集体生活环境有关吧。后来，土地分到户，队屋就失去了功用，一把铜锁锁住了两扇宽大的木门。不知是谁提议：把队屋改成石家大屋的祠堂，老人们寿终正寝之时，在祠堂里操办丧事。这个建议，得到了全村人的响应。那些年，离去的老人不少，挽联贴满队屋的墙壁。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末，外出打工的人一窝蜂地奔向城里，不消说，村庄里留下的，多是激不起欢声笑语和大风大浪的老弱病残者。队屋又开始走向破败，走向困局，因无人修葺，最终坍塌了。

几年过去了，奔波出去的年轻一代，再次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石家大屋，捐资重新建起了一座宏伟的祠堂，且拆掉穷阎漏屋，把自家的房子搬迁到了马路边，盖起了小洋楼，日子过得跟城里人一样，让

穷了一辈子的老人们心里格外舒坦。前些年，他们再次把过年舞龙灯的习俗捡了回来，用热烈而欢喜的仪式，吮吸着某种精神的浆汁。有老人们的慢慢教习，有全村所有青少年的参与，哪有办不成的事？果真，他们舞龙灯的动作一天天娴熟起来，最终个个成为行家里手。那次，我站在他们习龙的广场边，看到数不清的村庄后生们一个个孔武有力、春风满面。这使我又想到了麻园，想到了麻园里新长出的麻苗。心情有多迫切，脚步就有多快，我再次走进小钵乱的麻园。没错，一切还和从前一样，麻苗在浩荡的春风下，呈现出的依旧是那种欣欣向荣的景象。



跋涉 马志琼 摄

## 福到

王伯顺

那一年，我读小学三年级。大年三十的上午，父亲拿出一叠裁剪得方方正正的红纸，让我写几个“福”字，说要贴到家里的墙壁、房门、立柱等处，还说要倒着贴。我问为什么要倒着贴，他说，“福”字倒贴那叫福到，就是好日子到了。我明白了，这是父亲对来年的寄托和祈盼，是对我们这个贫寒之家一种美好的愿景。我当时想，这有何难，不就写几个“福”字吗，写好了，倒着贴不就完了？

父亲一辈子没念过书，我一直以为，在我们家，只有我是一个识文断字、有文化的人。于是，便拿出文房四宝，磨好墨，捋起袖口，摆出架势，心想，今天可要露一手了。饱蘸浓墨，我便像模像样地将笔尖在砚台上捺了又捺，在一张红纸上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然而这字不看便罢，细看，除了笔划不错，剩下的那真是八寸脚穿七寸鞋，甭提有多别扭了，顿时羞红了脸。

我注意到在一旁观望的父亲欲言又止，想起老师的教导，写大字一定要凝神屏气，注意力集中。字没有写好，可能是父亲在场分散了我的注意力的缘故吧，遂要求父亲一旁歇着，好让我认真地把这“福”字写好。父亲微笑着离开。我将那别扭的“福”字揉成一团抛在一旁，重新调整好气息，认真地写了第二个“福”字，写完再看，仍是一脸沮丧。这时，父亲走过来，拿起我写的“福”字看了一会：“你这个‘福’字写得还要得，不过过年贴在家里的‘福’字要写得饱满、写出一团和气，给人沉稳扎实的感觉才好。”

说着，他拿起笔，蘸墨，捺砚，很快写出一个“福”字来。这是我第一次看父亲写字，虽谈不上多好，却是方方正正，一笔一划，都是扎扎实实，看起来比我的厚重、大气多了。

那一刻我真是既佩服，又惭愧，更不解。从记事开始，从未见过父亲看书写字，也许他只会写一个“福”字吧，或者他是写过字，做过学问的，由于某种原因，却一直深藏不露吗？

直到父亲过世后，我似乎明白了没有文化的父亲为什么一年又一年地书写着那个“福”字，又倒贴在家里每一个地方。父亲一辈子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做人也是方方正正，受到单位和邻居的尊敬。天道酬勤，按说像父亲这样的人应该能得到福报。然而，在那个年月里，福并没有从天而降。为此，父亲也总是觉得自己没有尽到做父亲的责任，觉得对不起我们。因而，每年春节，父亲照例重复地写着一个又一个“福”字，倒贴在屋里显眼的地方。父亲并且自我解嘲说，我没有念过书，只会写这一个字哦。

如今，我早已过了父亲当年教我写“福”字的年龄，也许是父亲的原因，直到现在，我对书法一直很有兴趣。很多时候，每当我拿起毛笔，捺墨、认真临帖、写字时，总是会想到那年春节父亲教我写“福”字的情景。正如古人所说，字如其人。的确，父亲一辈子只会写那一个“福”字，但父亲的品格、父亲的为人，以及父亲对幸福的祈盼，都在那一个“福”字里体现得分分明明了。

父亲过世三十多年了，住在这个花园小区里，我会时常想起当年住在那间四面透风的草屋里一家人过着紧巴巴日子的种种。我想，父亲如果能活到现在，看着我们的小区高楼林立，花团锦簇，他该是多么舒心！

我依然热爱着书法艺术，但不知道我的字是否有了些许长进。每逢过年，我都要写一些“福”字，像当年父亲一样，贴在门楣上，贴在窗玻璃上，贴在厨房里。我希望父亲能看到，他一辈子祈盼的“福”，现在是真的到了。